

【姬屋藏郊】镇妖博物馆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942852)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942852>.

| | |
|------------------|---|
| Rating: | Mature |
| Archive Warning: | 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
| Category: | M/M |
| Fandom: |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
| Relationship: | 姬发/殷郊 , 姬屋藏郊 , 发郊 |
| Character: | 姬发 , 殷郊 |
| Language: | 中文-普通话 國語 |
| Stats: | Published: 2023-09-08 Updated: 2023-10-01 Words: 27,025 Chapters: 3/? |

【姬屋藏郊】镇妖博物馆

by [Theodoresky](#)

重逢太阴

“在唐代的酒宴文化中，旗通常作为行酒令的执法工具。酒宴席次坐定之后，众人首先推一人为觥录事，由他来掌管酒令旗，负责决定对违规者的惩戒……”

午后的天空有些沉甸甸的闷，蜻蜓低飞，仿佛在酝酿一场肃清暑退余热的大雨。周武打了一个小小的哈欠，扯着双肩包带子跟着大部队缓慢向前挪步。

还以为社团旅行会去射箭馆呢。周武小小叹了一口气，他一向对古玩、文物不算太感兴趣，当初加入古代文化研究社团是因为只有这个社团有射箭活动。可惜受限于预算，原本五天的行程压缩到三天，社长挥泪删项目，首先砍掉的就是周武最期待的射箭，倒是参观名不见经传的私人博物馆因为免门票而过五关斩六将一路保送到最后。

价廉未必物美。博物馆的规模不大，简简单单小三层楼，没有什么特别出名的藏品，就一些陶碗瓷器，好不容易有些金的银的也一水的灰头土脸。布局倒是很认真，一块特别长的勾纹地毯从馆大门口铺上台阶，进门先是清代的器物接着明代，一点点往前推，上二楼从唐代到魏晋南北朝再到两汉，三楼一半是先秦另一半是工作人员的住所。

说是说工作人员，实际总共就一个馆长还兼任讲解员，正被女生们围得严严实实。好在他个子特别高，隔着老远还能看见一头浓黑的卷发和半张英俊的脸。倒是节省了引导旗，周武心里默默想。他个子不算矮，在学校也是千挑万选出来的仪仗队成员，但是和讲解员往一边站，莫名气势就矮了一截。

殷郊。周武记得他胸口铭牌上写着这么两个字，他没忍住又打了一个哈欠，半是梦游地走上台阶，突然有人靠过来撞他的肩膀：“礼拜五，你有没有觉得那个讲解员的眼睛有点不对称？”

“没注意。”因为谐音梗而被取了无数外号的人习以为常，周武强打精神：“你们不好好看文物，看人讲解员干嘛？”

“说得你看了文物似的，”损友嘻嘻哈哈，不知道是不是碍于博物馆太过于静谧的氛围特意压低了一点声音：“女生们都被他吸引走了，有没有点被比下去的失落？”

“完全没有。”周武不打算理会男大学生无聊的攀比心理，特意转过头假装对某一件藏品充满兴趣。台面上放着是一把青铜锈色的长剑，剑首装饰着鬼相，大张着嘴，光是看着就好像能听见被死亡打断的惨叫——最重要的是，剑算是金属器皿，这样的文物居然没有用玻璃罩起来恒温恒湿。

要么不专业，要么这是件仿品。周武绕展台一圈找身份卡，损友还在念叨：“你没发现他看人的时候只有一只眼睛转动吗？左眼和假的一样。”

“因为就是假的呀。”略带沙哑的声音从他们身后响起，听得周武寒毛直竖。讲解员嗓音的沙哑不同于声带使用过度而造成的沙哑，更像是整个咽喉发声的部位撕裂再重新接上，每一个字都带着点费力。一扭头，女生们正拥着殷郊走过来，他的铭牌在日光下有点晃眼。

损友难得有点背后说人坏话被抓包的尴尬，主要是殷郊靠得太近，眉眼之间有一种特殊的锋锐。这和性格没关系，长得太好看的浓颜都有攻击性，统称为美貌Debuff。实际上殷郊只是平静地笑着，解释道：“小时候出了点事故，摘除了左眼，现在装的是义眼。”

“啊，那会很不方便吧？”女生中的一个惊呼道。

“还好，”殷郊耸了耸肩，他做这个动作也很神奇地有一种正经又庄重的感觉：“我失去这只眼睛太久了，早就习惯了。”

但女孩们多半还是一副心疼的样子，仿佛她们目睹了悲剧的全过程：“那可以摸一下你的眼睛吗？它还会痛吗？”

“痛是早就不痛了，但是不能给你们摸，”殷郊好脾气地回答，“眼眶容易发炎。”

女孩们倒抽一口气，殷郊却不再继续这个话题，转而介绍起周武看中的青铜长剑：“这把剑通常被称作鬼侯剑，相传是鬼方侯铸造用来抗击当时的天下共主商王朝时所用。战败后这把剑作为战利品送到朝歌，大约是在西周建立前后从历史记录中消失。”

周武感觉殷郊冲他眨了眨完好的那只眼睛。

逛完博物馆出来，女生们想要换汉服去老街打卡，男生大多都推说累了，最后折中的办法是把公认最帅的周武推出去当护花使者加拍摄道具，除了周武本人之外皆大欢喜。租汉服有很多种形式，周武知道自己这时候只需要闭上嘴巴当好花瓶就行，但是女生们拎出一套作古仿旧看不出朝代的铠甲，他仍然想为自己的人身安全小小辩驳一下。不知道店家出于什么心态，这甲居然是往实了做的，周武上手拎了拎最起码二三十斤。

铠甲意外地不难穿，每个部件都仿佛是专门为周武量体制作的。反手把绳子系紧，中衣从系带的缝隙里挤出一朵朵白，周武才看见衣服边的架子上甚至还放了一把弓。作为射箭爱好者，周武没法抗拒这个诱惑——角木，弧弓，速射破甲，制式很旧。周武上了弦拉开试试手感，作为景点租用的道具，这张弓居然状态相当不错。

“把眼睛还给我。”沙哑的声音在过于安静的房间里响起，周武被吓得手一松，弓片受力，险些没裂开。“把眼睛还给我。”这一次声音更近了，仿佛贴着周武的后颈，冰凉的吐息顺着脊椎像是某种爬行动物缓缓上爬。

周武深呼吸，心道：“子不语怪力乱神，作为唯物主义战士，不要自己吓自己。”他缓缓转过身，双手把弓捏得死紧，只见拉紧的窗下站着一个黑影，穿着一身白勾着金的中衣，看上去像是衣服换到一半。

周武没敢松气：“这间有人，你要是很急我可以让你先换。”他嘴上这么说着，脚步往边上移。那个颀长的身影也跟着他的动作转方向，如海藻一般的长发始终遮在脸应该在的位置。简直像是恐怖片，肾上腺素疯狂分泌，在紧张和恐惧之间还给周武找到了冷静吐槽的余地。

“把眼睛还给我。”那个黑影坚持不懈地说道。

“我没有拿你的眼睛。”周武诚实地回答，“你找错人了。”

简简单单两个短句，不知道是哪一个戳中黑影的痛处，他突然就朝着周武扑了过来。好在周武有所防备，一手推开门一手就把门关上然后玩命狂奔。不知多少斤重的铠甲既是防护又是累赘，不知道损毁了要赔多少钱。

门拦不住黑影，只听一声巨响，门锁和门铰肯定报废了一个。周武根本不敢回头，但看着熙熙攘攘人来人往的老街——不远处他的女同学们正穿着精致地靠着古桥头凹造型拍照——周武一咬牙一头扎进没灯的小巷里。

但愿明天他的尸体不会上报纸，明明只是拍个照莫名其妙进入什么剧本杀现场，到时候怕不是得被当作什么大学生娱乐反面教材以及行业整顿的源头。周武大口大口喘息，幸亏他平常还有点锻炼的习惯，不至于跑两条街就累死过去。

那黑影还跟着他，念叨着“还给我”和“眼睛”，大概是有穿堂风的缘故，听上去有几分可怜。换作是平常的周武，他会很想停下来听听对方的苦楚。如果有他能帮得上忙的地方，那就

更好了。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黑影可怜得让周武害怕，宛如湿漉漉沼泽上铺着一层苔碧，狠心绞一绞能拧出骨和血来。

好像他真的拿走了对方的眼睛。

心脏的负荷慢慢上来，水藻仿佛从地里长出来缠上周武的小腿，甲片碰撞的声音越来越像丧钟。周武根本不熟悉路，他只是凭借求生的本能和天性里的善意往人最少的地方钻。他撞到了人，对方手里拎着的东西掉在了地上。周武一手捡起购物袋一手抓着人的手腕，才发觉已经跑进一条死胡同，只好咬着牙把人随便往一扇看上去眼熟的门里推，自己也闪了进去，扶着门框大口大口喘气。

“姬发？”无辜被推搡的路人有一把被割裂过的嗓子，私人博物馆馆长穿着一件洗到发白的蓝色T恤，浓黑微卷的头发搭在眉毛上，面露震惊地看着周武。

原来他的眉心和眼角都有痣。周武这才注意到自己手里还攥着人刚买的啤酒，白色塑料袋被撑到极限，拉得飞薄，酒瓶在里头叮咚作响。

“不好意思，”周武说，“有东西在追我。”

“我知道这听上去像是在扯淡，但追我的那个东西大概率不是人。”

周武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做好被当作神经病的心理准备了。谁知道馆长，或者说殷郊，没有任何一点怀疑他的样子，只是站在门口屏息听了一小会儿门外的动静，反手抓住周武的手腕：“跟我来。”

私人博物馆的一二楼是展厅，三楼有一半是工作人员的住所，殷郊抓着周武直奔三楼，周武中间几次被地毯钩住打绊，不用回头只觉得那些展品生出一只只眼睛，正盯着他看。周武曾经听说过博物馆这类的地方门口大多数都埋着些符篆，不知道管不管用。

他们刚刚跑上楼梯，只见黄昏已过，月亮初上柳梢，透过古色古香的木制窗棂，把黑影拉得极长。

周武被殷郊拦在身后。殷郊比他高，把他视线遮得严严实实，只能听见黑影说话的声音：“把我的眼睛还给我。”

“你的眼睛？”殷郊沙哑着嗓子反问，语气听不出情绪，周武刚刚准备解释他并没有取对方

的眼睛也不知道是什么眼睛，就听殷郊一字一顿地道：“我怎么不知道你们有眼睛？”

有些话说得太一本正经就像挑衅。黑影登时发了狂，不管不顾朝他们扑过来。

殷郊似乎并不惊讶。他只是向后退了半步，伸手挡住周武。几乎是一瞬间，旧T恤不见了，白袍广袖蛇鳞纹，青丝垂落。俗世中的小馆长隐去身形，只见谪仙人一甩袖，那黑影便平平飞了出去，狠狠撞在墙壁上。巨大的撞击声顺着砖块蔓延上房梁，灰尘簌簌飘落。恍惚间周武听见无数低语，充满恶意的低吟、呢喃、劝导汇成一支锋利的羽箭，而准星对着的正是殷郊。

那黑影吃了一掌，如遭雷击，那件白云勾金的中衣在地上滚了两圈立刻腐烂如泥，其中包裹着软烂的躯壳像是活化的瘴气，发出似哭似诉的尖利大笑：“眼睛……眼睛……这边有一只……那边有一只……一只看不见……一只看得见……给我们眼睛！”

周武捂住了耳朵，但是如同指甲挂黑板的声音如同耳鸣般挥之不去。殷郊喝退那邪魔外道，还有空回头，咬破自己的手指，血红地在周武眉心画了一道：“吾以吾血，施以汝额，邪不敢近，祟不可伤。”

他的手很小，周武的脸已经很小了，殷郊的手仍无法遮住他的脸。或者说这个世界被放大了，房梁很近，他能清晰看见木头上有虫蛀的小孔；月亮也很近，透过灰蒙蒙的夜空，他能看见白里掺杂着深浅不一的灰，像是女人半阖上的眼睛。无数的声音涌入他的耳朵，原本模糊的字句变得清晰。

“……太岁之眼，给我，给我们，好渴啊，好饿啊，你闻到了吗，凡人的味道，给我们，给我们……”

谁在说话？谁在妄念？他看着殷郊掐了一个法诀，嘴里吟诵了几句含义不明的咒语，临街行道树繁茂的树冠长出新枝，穿过木窗，比藤蔓和丝带更柔软，比绳索和铁链更强硬，拦腰捆住那黑影；犹嫌不够，枝尖结出一个拳头大的石榴，塞进黑影的口器之中。

周武稍稍松了手，可那恶语低吟并未停歇，反而因为汇聚而格外明晰，这博物馆里每一件古物之上都附着一个怨毒之极的灵魂，被那黑影激了起来，嘶吼着妄图摆脱封印束缚。殷郊抬手，透白的袖子从他的手腕上滑落，周武一时间分不清楚滑落的那究竟是布、是丝、还是一缕未凝的月光，竟然比他掌心扣着那一方金色宝印更耀眼。

那黑影见到那印，微微一愣，紧接着没命似的挣扎起来，但越是挣扎，那树枝便缠得越紧，一箍一饶，只露出一个看着好像是头的部位。殷郊抬手将那印空悬在黑影之上，却不

知为何又愣住。

周武贸然上前一步，竟然看见殷郊半张皎若明月的面孔上有泪痕如银河。

殷郊在哭，眼泪里并无多少伤心，好像只是能视物的那只眼睛恰好也能看见人间苦厄，又戳中他那颗不落忍的凡心。

黑影没想到竟然还有这一机遇，立马不动了，只静静等鲛珠砸落。趁殷郊片刻恍神，黑影自断头颅，身躯立刻化作腐臭的毒水渗入树干，行道树的枝叶因枯萎而松动，黑影便逃之夭夭。

若是如此，殷郊还真奈何不了它。

但是黑影本是贪欲、是妄念，不知羞耻更不知进退，残躯化作一柄利刃朝着殷郊完好的那只眼睛刺去。殷郊左眼不能视物，闪避不及，到底是给划伤了侧脸，一时间血流如注。

黑影立刻匍匐在地，不断舔舐滴落的血珠。只这么几滴血，黑影不但补回断身的消耗，甚至越发强大。不仅如此，黑雾还裹挟着未立刻被吸收的血珠甩向战国展柜里摆放着的秦简、春秋展柜的花砖、西周展柜的破布……那血渗过玻璃滴落在黑灰字迹上，只听一声咆哮，一只形如猛虎的恶兽落地冲着殷郊、周武两人张开血盆大口；那血流进花砖的缝隙，人面鸟展翅飞上栏杆；那血溅在布料之上，芦苇般枯瘦的手指深深抠进地板……

“不好！”殷郊低喝道，他猛地拉过周武避开猛虎扑击，手中的金印消失，又掐了一个诀，以他为中心的画圆霎时空无一物，魑魅魍魉皆被挡在外面。可不凑巧，三楼地方有限腾挪不开，周武想要提醒殷郊小心身后但是晚了——他们退到了楼梯口，后边不到半步的地方是台阶。周武被殷郊拉回来又推出去，一脚踏空，偏偏手腕还在殷郊手里，身体下坠连带着殷郊一块摔了下去。

众妖抓着了空，一齐涌上来。周武被人面鸟抓住，利爪抓在铠甲上发出爆出火星，情急之下，周武挥弓硬是抽了人面鸟一巴掌。人面鸟吃痛，把他朝上一甩，周武只来得及调整了个姿势，仍重重摔落，又滚了几圈直撞到柜子才停。

拿起来。

拿起什么来？周武头晕目眩、脑仁嗡嗡，只觉得那个声音无比耳熟，再一听，恐惧仿若炸裂的脊骨仍深深陷在血肉之中。那是他自己的声音，庄严、肃穆、带着不可拒绝的强硬：“拿起来。”

不远处殷郊与诸多妖邪缠斗，战况瞬息万变，周武凡胎肉眼跟不上，只看血墨爬上殷郊一袭月华似的白袍，小馆长的颈间出现一条横贯咽喉的血线。那条线深深刻入皮肉，边缘枯萎凹陷，稍稍一用力还会流下血来的模样，仿佛千年万岁，永不愈合。

拿起来，去履行你的职责。

青铜剑身深插入地，木屑扎进周武的皮肤。鬼侯剑受了一撞，从展台滚落。鬼相目涸如洞，掌生双目，直勾勾看着周武。这是仿品，周武伸手，但他真的想保护殷郊。

为什么？

“不要碰！”殷郊沙哑嗓音隔了一整个春与秋才终于传进他的耳朵。

为什么不碰？这柄剑不止一次握在我掌中，仇人的血填平每一道凹槽。

周武穿着甲握着剑，神色间有些茫然，可挥剑的手势却像个久经沙场的将军。有什么东西于最深处开始复苏，每一条血管，每一根经络，都为了相隔三千年的重逢而欣喜若狂。

人面鸟再次朝他飞来的时候，周武一剑斩断了它的头颅。人脸在地上滚了几圈，未曾合上的竖瞳里满是不可置信，随即发出喉笑。它的身体笨拙地跑回头颅身边，边跳边打转。周武面无表情地抬手下落，黑血飞溅，剑尖所指，势如破竹，他重复做这一个动作直至人面鸟再也无法聚拢身形。

此时，殷郊发出一声痛呼，血色从他的衣服上褪去，又从他的指缝间流出。他左手捂住左眼，手背上有血做的河流，就像是一朵坠落在地上的花。周武拖着身体向他靠近，毫不留情斩断一切敢于阻拦之物。

突然有东西滚落，撞到周武的鞋子上。小小的，圆圆的，指甲盖大的一块泛着黑。周武停下脚步，他的思维变得很慢、很钝，这个世界与他之间似乎生了一道柔软又坚韧的屏障。

那是颗眼球，殷郊的义眼。

周武顺着血迹探寻，从深木色的地板到染了星星点点血迹的白袍到那条扎眼的血线，再到殷郊俊美无俦的脸庞。殷郊的左手缓慢滑落，流血的左眼眶里盛着金光。他摇摇晃晃站了起来，轻轻抬手，蓝与红相错凝成一道紫光，黑影也好、猛虎也罢，一并如同被秋风横扫的落叶，狼狈卷入尘埃。

闻得钟声一响，金印又重新出现在殷郊的掌心，这一回他毫无半分迟疑，一掌拍上黑影的脑门，陡然鲜血飘飞如蝶翼，五色光辉大耀，让人睁不开眼睛。鬼侯剑也好似受到感召，震动如鼓，剑身不弹而响，与天地共鸣。

周武拄着剑，大口大口喘气，全身有一种被抽干的痛楚，可他没办法松开鬼侯剑。

古旧的战场，马蹄声震破画卷的平静，被投石机破穿的城墙豁着口，露出折断的木头和碎裂的砖块。攻城的主帅很年轻，头上缠着一块白布替父亲戴孝，鬼侯剑和另一把更轻巧的宝剑一上一下悬在他的腰间。周武用主帅的眼睛看向灰暗的天际，一抹红在天地相交处，仿佛不小心滴落的血点。

是殷郊。他面无表情悬在豁口之上，足下盛放着幻象之花，红得仿佛火光耀眼，但凡有人想要靠近都会被吞噬殆尽沦为法阵的养料。

“不可再犹豫。”一须发皆白的老人打马上前，与主帅并肩：“此阵不破，朝歌不破，殷寿不死，天谴不止。殷郊如今记忆尽失、是非不辨，纵然你还念着你们同袍旧情，但阵中人早已并非旧时人，速速决断为上。”老人叹了一口气：“姬发，这是为了给他解脱，若是殷郊神识还在，他也必然不愿……”

“我知道。”周武王声音冷且硬，手垂落身侧，不住摩挲鬼相，鹰隼般的眸子片刻不曾离开阵眼：“拿弓来。”

姜文焕从将士手里接过一张纯黑的大弓。角木，弧弓，速射破甲，两端如同凤凰展翅。他把弓递给武王：“让他少受点苦。”

“我知道。”周武王说。

“殷郊的双眼，右眼看善，左眼见恶，若失其一，便善恶失序，阵法不存。”见武王张弓搭箭，姜子牙略微放下心来，仍叮嘱道：“故务必射中他一只眼睛。”

“我知道。”周武王说。

若是要你选你会怎么选呢，殷郊？若是注定只能看见世间一面，你会愿意看见善还是恶呢？周武王听见自己的心在问那个不会回答的人。

让我替你选的话，我希望你所见均是天地至善——因为你本是这样的人啊。

羽箭破空而出，阵眼不闪不避，迎接昔日爱侣为他选定的命运。好快的一支箭，箭矢没入眼球，又刺入后脑。

阵破，城破。

红衣的凶神自城墙坠落。“殷郊！”热泪滚落，周武王终究拦不住姬发，雪龙驹受了催促奔驰，想要载着背上人接住那陨落的太阳。

“不可！”三尖两刃刀伴随着水遁硬生生在空中画了一个圆弧拦住姬发的去路，杨戬面孔如昆仑山终年不化的积雪，全然澄澈透亮：“不可。”

“为何不可！”姬发失态地冲昆仑神官吼道，“我已经将他射落，那一支箭要了他的命。我一生都想救他，如今不得不亲手将他杀死，难道昆仑金仙还不准我收敛他的尸骨吗？我只有他的尸骨了啊！”

“师弟是被汞池炼去的记忆，”杨戬低眉，眼含悲悯：“他每一寸肌肤，每一块皮肉，每一滴血都剧毒无比。”

殷郊砸落在碎石之中，血从他身下蜿蜒而出，砖缝中的荒草枯萎，以他为中心方圆半里之内活物不存。姬发眼睁睁看着殷郊躺在那片寂静里，可周武王连奔过去和他一起死的资格都没有。

原来隔着生死也无法相拥，那我还有什么能把你挽留？

周武，或者说，姬发猛然睁开眼睛。

卧室窗帘未拉，月光温柔照拂，他身上盖着一件广袖外衫，放到鼻子下细闻萦绕着淡淡木香。窗外笔直的柏油路一路延伸到灯火犹亮的主城区，行道树于晚风中发出悦耳轻快的声响。一切都如此的静谧、安恬，无论是妖魔混战还是金戈铁马都恍若隔世。

姬发一时间分不清楚今夕何夕，刚要坐起，只见书桌上一只圆溜溜的假看着他，那只眼睛逼真极了。还没来得及心下一窒，殷郊就推门进来。他穿着件白睡袍，大概款式和他当年穿的寝衣类似，头发还是披散着，鬓角微微带点卷，只是一只眼睛沉黑，一只眼睛灿金，不似常人。

“醒了？”他递一杯水给姬发。姬发不接，只死死盯着他，看着他，眼睛都不敢眨。殷郊无法，把水杯放在床头：“我知道你有很多想说的、想问的，但先喝点水。”

他该说什么呢？三千年前的最后一面，姬发见铁骑绕着殷郊的尸体像是潮水一样涌入朝歌城，广成子叹息之声犹在耳边。姬发抬手伸向殷郊的左眼，殷郊不闪也不避。指尖触到偏硬的睫羽，姬发停住了。他突然失去了再上前的勇气。

殷郊握住他的手，那双手是柔软的、温热的、安全的。他牵拉着姬发向前，触摸到眼眶中新生的湿润的眼球。

“痛吗？”姬发啜嚅道。

似乎惊讶于昔日天子踟蹰半天只问出这么一个问题，殷郊明显愣了：“当时吗？不痛，一点感觉也没有。”殷郊眉毛皱起，状似努力回想：“要痛也是之后。在昆仑醒来的确很痛，不过那时浑身哪里都痛，倒也没有痛得很……”他搜肠刮肚想要找出一个恰当的词来描述，最后只好说：“突出？”

假话。那绝非常人能忍耐的疼痛，殷郊不过是安慰他，又怕他不信。姬发注视着殷郊的眼睛，却没法像三千年前那样轻易捕捉爱人的情绪。

等了许久姬发仍未接话，殷郊受不了这压抑的沉默，站起身向外走去——三千年磨平了他的烈性如火，可还是没有改变说谎时不与人对视的习惯。

姬发眼睛追着他的背影，透过门能看见三楼的展厅一片狼藉。只见殷郊熟练地扶起架子，扫干净玻璃碎屑，拾起散落的展品一件件地归位。“追你的黑影是在追被你射落的那只眼睛。”似乎感觉到姬发灼热的眼神要把他后背烧出个洞来，殷郊不得不开口，眼睛却仍不肯看姬发。

姬发翻身下床，才发觉厚重的铠甲已经被殷郊趁他昏睡之时脱下，身上所穿的是殷郊的衣服，入手柔软。可王孙帝子，昔时的殷郊何时自己打扫过屋室、洗过衣服？冀州城下，他连剑都绑不好，还要姬发替他打上绳结。

不被知晓三千年光阴如同一块巨大的石板压在姬发的五脏六腑，沉重地让他喘不上气来：“你怎么自己做这些事？”

“这又不难。”殷郊回头，半张脸浸在月光中，眉若青山端丽，神色格外柔和，像是一尊玉观音，他再张口，还是那沙哑如同截断河流的嗓音：“稍微学一下就会了。”

“你之前不是那么细致的人。”姬发喃喃地说。

“因为不细致所以才会丢掉一只眼睛，不得不细致起来。”殷郊稍微用力抚平皱起的布料，嗜血的花纹业已平息，陈旧古艳，如一半古物无二。然后才回头，看着姬发：“这不是你的错，姬发，你无须感到内疚。”

永池洗髓是大罗金仙也无法承受的痛苦，你又怎么往自己身上揽？姬发慢慢走到他的身前，捧住他的脸，与他那对异色的双瞳对视：“三千年过去了，你都没有来拿回你的眼睛。殷郊，你为什么不愿意见我？”

殷郊当然想过要找姬发，每一生每一世，他都在找姬发。姬发身上有他一只眼睛。只是殷郊找到了又有什么靠近的理由？人其实是由过去决定的，经历什么成就什么，这个因果关系不可逆。姬发之所以是姬发，因为他是西伯侯的儿子，在西岐的麦田里长大，又在朝歌做了八年的质子，经历了绝大的失落与绝望以成就无双的功业。没有这些，没有过去的记忆，那么姬发还是姬发吗？还是说只是有着相同面孔但毫不相关的另一个人？

周武王和商太子纠缠故事已经落幕，难道殷郊还要用过去的恩怨插手姬发的新生吗？

他们之间的联系只剩下那只不知所踪的眼睛。

“你得取回来。”师父广成子和师兄杨戩都提醒过他，他以太岁神位行走于世间，本该是斩妖除祟，可他只有一只善眼望向世间，这世间所有的贪嗔痴便都有了苦衷。他又一副太过柔软的心肠，镇妖却不祓除，画地为牢，把自己绑死在这小小的博物馆，直到某天劳死此中，与千般邪祟万种妖孽一同灰飞烟灭。

殷郊本以为这是自己的命运。

——因为失去了恶眼，所以他忘了：杀生也可为护生，斩业并非指斩人。

“每一世我都在找你，你的身上有我的眼睛，”姬发能看见殷郊眼角的泪痣仿佛被泪水和月光浸泡过一般发亮：“现在你把它还给我了。”

“我把眼睛还给了你，”姬发低低说：“那是不是此后你便不再找我了？”

“不。”殷郊贴上他的双唇。姬发只觉那温热的触感一如往昔，殷郊的嘴唇很薄又很软：“我以后就可以用一双完整的眼睛寻找你。”

窗外月圆，太阴星君照看世间，正是良宵清光。

“是不是耽误你与你母亲团聚了，”唇齿相接处，姬发描摹阔别三千年的温柔乡，一刻也不愿意分开：“王后不会怪我吧？”

殷郊闷闷地笑，震动传到姬发的胸膛：“母亲不会介意的。”仿佛为了印证殷郊的话，一片薄云飘过，月亮便隐一半在云后：“她曾说，明月常圆，天子难归。劝我不要作茧自缚，不如怜取眼前人。”

姬发眼神一下子凶狠起来，又捉住他的嘴唇，吞没他的叹息，手摸进松散的睡袍。殷郊只来得及匆匆把窗帘拉上，便被推倒在床，头发铺散柔软地像是绸缎：“母亲不喜欢被人叫做姜后，她很喜欢你给她封的神位，如今，更愿意被人称作太阴。”

穷奇

捡到穷奇正是殷郊漫长三千年独居岁月中最寂寞的时候。

作为殷商的太子，他的存在早早被一把火完全熄灭。杨戩和哪吒都避免和他提起那一战，殷郊也懒得去问。被投入汞池的那一刻起，所有人都当做他已经死了，死亡是最好的开脱，只有姬发才会傻乎乎往死人身上投入无穷无尽的人力和物力。周武王不会，周武王能给他的只有他自己。

作为神君太岁，他只有一只看向善念的眼睛。天庭总疑心他不能很好的履行职能。实际上他也不能，广成子给了他番天印和落魂钟，他只用来把精怪困住绑了带回他的住处。日子久了，就连他的卧室里都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法器，跑不脱的邪祟没日没夜地咒骂太岁和天道。可能是因为太寂寞了，殷郊随他们骂也不生气，要是白日清闲，还伴着叫骂声抚琴。

寂寞这种情绪本来不属于殷郊，他的性子很躁很烈，受不了任何糊里糊涂的，第二次复生时常头疼，拿着剑在外头学吴刚伐月桂树。杨戩吃不消他没日没夜练剑，就算他不觉得吵，小仙童也畏惧煞气，没过几天给殷郊送了卷道德经，叮嘱他没事就抄几笔。

经是抄了，用是没多大用。广成子到底还是松了口让他再往人间走一遭，哪吒听说非跟着一块，一半是担心殷郊学艺不精法力低微再被人诓骗了去，另一半是恰逢人间太平盛世也要赶热闹玩。他们结伴去朝歌，荒废的城池还残留着汞和血的气息，接着又去了镐京，反正是仙法一捏，也不要什么通关文牒。哪吒从不知道哪户人家的哪口锅里摸了一把豆子摊开在殷郊面前：“小师弟，你吃吗？”

殷郊原本是不想吃的。他们并排坐在一处庙宇下避雨，水珠划过树叶滴落，砸在青石台阶上，与昔时并无差别，只是身边的人换了。殷郊不知怎么想起有一年姬发和崇应彪打架，他们总是打架，各自带着一群质子。混乱中姬发不知道被谁推了一把，滚下斜坡跌进水塘里。殷郊从宫里出来，正巧见太颠和吕公望各拉着姬发一只手把人拽起来。姬发见了殷郊，也不觉得有什么丢人，反而摊开手给他看。原来他趁乱摘了一个新生的小莲蓬，脏兮兮的手掌上翠生着：“吃吗？”

“吃。”殷郊从哪吒小手掌心摸了一颗。另一边同在避雨的老人絮絮叨叨给小孩们讲起周公之治、成王遗风。殷郊知道姬旦，再多也不能了，故而听得很认真。

姬发和姬发的后继者有在好好照管这个天下。

真好，殷郊心想。

哪吒小小的身躯靠过来，隔着衣料热度也像个小火炉，他说：“小师弟你别难过，豆子都给你。”

“我没有，”殷郊合拢他的手掌：“只是下雨罢了。”

“不然我们去找他吧！”哪吒把豆子都倒进嘴里，手一拍，跳下地认真道。

殷郊有点摸不着头脑：“找谁？”

“周武王姬发呀。”哪吒说，“像他这样背负天命又有大功德的人，转世了也很好找的。”

殷郊原本想说这样不违反天规吗，但是转念一想他小师兄大闹龙宫从来就不是个把清规戒律放在心上的主，只好伸手摇了摇他的发髻：“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再见到他。”

哪吒不明白殷郊的意思，若是殷郊伤口余痛，他可以帮忙挖出武王一只眼睛，就像他割肉还父一样两相偿清。哪吒犹记得鹿台起火，姬发把自己的弓也扔了进去，火光照亮他清俊的面孔，一并蒸干他的泪痕。

一只眼睛而已，姬发不会不愿意还的。

“你帮我和师父说一声吧，”殷郊低下头，脖颈上的红线缩进衣服里，样貌就像桃花溪下的王孙公子：“我不回去了。”

哪吒原原本本把话带给广成子，是想师伯给他解释小师弟又犯了什么病，谁知道广成子甩袖子就走，搞得哪吒以为他要亲自下凡收拾不成器的孽徒，心里着急要找太乙真人求救。太乙真人却说不用慌，他师兄准是给徒弟送法宝去了。番天印和落魂钟，昆仑一贯溺爱孩子，生怕殷郊在人间给妖魔鬼怪欺负。犹如此哪吒还不放心：“那要是小师弟遇上不怕番天印的呢？比如我和杨戩师兄这样的。”

“那就需要你们多加照拂了。”玉鼎真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笑咪咪地伸手捏哪吒的小发髻。“哎呀！”哪吒有些心烦，又不好拍掉玉鼎真人的手：“杨戩师兄只会送道德经给他抄。”

“道德经好啊，”太乙真人捏徒弟另一边的发髻：“多抄抄总没坏处。”

这么一遭后哪吒倒是把事情放在了心上，有事没事打着照拂小师弟的名号往人间跑，未曾预料到殷郊是真的打算在人间常驻，像模像样搭了两进小院落，种了一棵槐树，树下设一张小几横放一张琴还有杨戩给他的道德经。

见他们来了，殷郊有些意外，邀请他们进屋坐，还问他们尝不尝点他新酿的桃花酒。商人好酒，殷郊也不例外。桃花酿喝起来甜滋滋的，但是酒性很烈，哪吒喝了发晕，风火轮绕着小屋几圈醒酒，冒着傻气问：“咦？这琴弦怎么断了？”

杨戩有点怕殷郊伤心，想拦着，但晚了。殷郊给自己杯和杨戩的杯盏中都加满，泼得土苔湿润：“如今没人弹五弦琴了。”

第二天一早，杨戩带着哪吒回昆仑，把殷郊的琴包了一并带走。在元始天尊座前说明了原委，又奔赴蜀中，请蚕丛一族用天蚕丝修复了琴弦。“如此一来，这也算得上是一件法器了。”杨戩把琴还给殷郊时说：“只是乐曲上我不大通，不知道音色如何。”

殷郊手指在弦上虚虚拨弄几下，顿了有一刻钟：“太久没弹了，恐怕手法已经生疏了。”

杨戩知道心魔是最不能逼的，也不多说什么，只是放下一块玉牌。那玉牌不过鸡蛋大小，两面俱光，并无刻字。殷郊接过，问：“这是？”

“汉水有蛟，吞噬过路行人，”杨戩说，“春夏间多疫疾，我一时间腾不出手。太岁亦有镇妖除祟之权，若是师弟方便，就替我走一趟吧。”

这就是杨戩的体贴细致之处了，既除去殷郊苦思冥想如何还他人情，又免得殷郊一天到晚闷在这方小院子里静中生烦恼。殷郊如何不领？他略微收拾了一下东西就直奔汉水。

那蛟修炼不过几十年，没什么道行，未脱出蛇类本性，灵智也未开。任一散修见了，提剑斩了便是，无需多虑。可殷郊偏偏只有一只善眼，见那蛟原本生于滩涂，后来汉水改道被冲入河流。年年有人溺毙于汉水，它日复一日吞吃带血的泥沙，终成妖物，实际上说到底不过是掠食天性罢了，又有什么过错？

番天印过手，临了还是没按下去。殷郊咬破手指，挤出血珠抹在地上，那蛟顺着味道上岸，被捏着后颈往玉牌里摁。蛟自然是极力挣扎，但是又怎么逃得过太岁铁腕，玉牌面上仿佛墨水滴入又被搅乱的池水，最终不情不愿地浮起蛟纹栩栩如生。

如此算是镇住了。殷郊把玉牌挂在窗下，蛟类生性寒凉，正好能用来避暑热。这等事情一回生两回熟，再往后便不用杨戩委托，殷郊自然清剿妖邪，好去到人间。

只是在他避世不出的时候，煌煌强盛的大周一如曾经的大商夕照，西边牧马之族好似璀璨的流星划过天空，陨落处汉家巍峨宫阙拔地而起……

红尘滚滚，这人间兴衰多少事，都与他无关了。强烈的悲哀投射在殷郊心上。

这日收妖路过周王畿，正是天色昏沉，寒鸦归巢，农夫驱赶着耕牛回家。殷郊走过田埂，仿佛天地之间无处可栖的幽魂。走卒小贩见他生得高大俊秀，以为是个迷路的旅客，指给他看前方一间小小几间屋厦：“那头是太岁庙，若无处落脚可在那里过夜。”

“太岁庙？”殷郊低语，本意自问，谁知小贩挪了挪扁担，竟然接话道：“别看这庙不大，可是自周武王以来香火没断过，昼夜不歇的。这都是受太岁神的恩惠。”

殷郊虽然点值在太岁部，但不过虚应，自己都是不知道在人间还有这么一处供奉。庙宇内按旧商习俗黑砖铺地，最里面一尊红发蓝肤、三头六臂的塑像，虽然天长日久又几经修缮，塑像面目模糊，殷郊仍能认出与自己的法相绝类。塑像身前有一张长案，供着几枝鲜花、几样瓜果。

空荡荡的左眼眶又痛了起来，殷郊抚摸雕塑的左眼，也许是错觉，那眼睛仿佛也会流泪似的发烫。

也许他该去见姬发了。殷郊想。即使姬发没有背负天命也没有大功德，殷郊也能很轻易找到他，姬发身上有他的眼睛。

为此他特意去了一趟昆仑，向师兄杨戩请教八九玄功中变化之功。杨戩听完，奇道：“察日月之行，以揆岁星顺逆。殷郊，岁星五德属木，本就有变化之功，又何必舍近求远？”

“岁星逆顺……”殷郊低低重复。

这些年下来，杨戩如何不知殷郊天性赤诚，但又一股执拗，看他眉心皱起就知道他又想岔了。他原本是殷商太子，过的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日子。吃穿用度，于这一切有形之物上还平常，最难断是情爱。这么多年过去了，殷郊仍在渴望爱与被爱。

神并非不可以爱人。只是神灵爱人是件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无论世人如何歌颂爱情的美好，爱情仍是瞬时的感受。以爱之短暂比生之无穷，怎不是饮鸩止渴。杨戩忍不住多劝一句：“小师弟，岁星与你相融，如今你即岁星，岁星即你——你的道已经不在这尘世间。”

殷郊低头不语。杨戩不好再劝，修道之人各自应各自的劫，不可躲，不可避。大抵殷郊的劫就在于此。杨戩只静静陪坐，却见一棵老树突然抽出一个殷红的花苞，颤巍巍立在初春的寒风中，不消片刻，这树上突然盛放绽开千枝红雨，或浓或淡。其中五瓣飘落，恰巧落在殷郊的眉心，殷郊如梦中惊醒：“原来这是一棵桃树，这么多年，我竟从未注意过。”

“也许再酿一年春，你就记住了。”杨戩意有所指。

两人对视一眼，畅快笑一阵，殷郊起身告辞。杨戩又叫住他：“都来了，也当去见师伯一见，免得师伯日夜挂怀。”

殷郊身形略顿了顿，他一只恶眼在姬发身上，广成子几次三番劝他取回。殷郊封妖多是分出自己的精血结印，虽有岁星加护，但是他的精力与气血终究有限。如今几十只妖物尚且能应付，也是因为殷郊执任不过百年。如此下去终不是长久之法。被念叨多了，殷郊干脆对广成子避而不见，哪怕知道杨戩话里有话，到底没回头。

月寒山色共苍苍，仙人夜行有千里，长安的厚重与繁华在殷郊看来不过是一场盛大的荒芜，唯有那一缕来自久远故乡的指引才真切而鲜活。熹微晨光初照柴门，殷郊甚至不知道期待和恐慌哪个更占上风。

一个约莫八九岁的男孩正在院子里练剑。白袍短打，一招一式，一板一眼，明明已经烂熟，却半点不偷懒，足了时辰才去拿弓。男孩摸着弓也不急着开练，反而转动腰身，开背开肩，架势显然是为了上马而准备的。但是他这么个年纪，人还没有马高。

“谁在外面！”突然，那男孩虚虚搭箭，朝着门外疾行两步，厉声说：“出来！”微冷寒风，他的额头布满细密的汗水，持弓的手却很稳。侧贴着门，用脚尖踹开一条缝，外面哪里有人，地上只有一枝桃花，开得艳烈。“今年怎么开得这么早。”男孩自言自语道，再抬眼望去——旭日爬至半腰，天空高远，是个好天气。

姬发托生在一个武将之家。他父亲当一个不高不低的官，领一份不大不小的事，生活算得上富足殷实，唯独遗憾膝下只有一子。姬发从小习武，做梦都想从军。

这倒是一点也没变。殷郊从树后踱步而出，肩膀上繁花如雪，风一吹远远飘走。昔日在质

子旅便是这样，姬发很聪明，学什么都很快，但从不偷懒。他想做天下的英雄，便用英雄的标准要求自己，从不懈怠。

心脏如钟，在空旷的屋舍间发出阵阵回响，鲜明的活着的感觉从胸口扩开驱散寂静的尘埃。好可怕的脉动，是那只被射落的眼睛在呼唤殷郊，是数百年前深切爱过与被爱过的记忆在呼唤殷郊，是这片土地在呼唤殷郊。

那远去的神灵啊，你的故乡并不在天宫之上。

殷郊猛然惊醒。他的手按在被无数人推拉过的柴门上，手掌下的木料被摩挲得光滑服帖。手指滑落，他转过身，头也不回地离开。

大概不会再来了吧，殷郊心里想。

仿佛为了印证殷郊的猜想，姬发十四岁的时候，他父亲给他在军中谋了一个职位，没过几年，他随六军出定襄，大将军点兵将他点在嫫姚校尉帐下。八百轻骑，千里孤军逐狼庭，斩捕首虏过当。又二年，随军出征河西，大破匈奴，追至祁连山外。

只是祁连山森林与雪峰相伴，湿地和荒漠比邻，地形地势极为复杂，斥候去而不返，姬发所带将士与大军失散，陷于漫天黄沙之中。人还尚能坚持，马匹纷纷倒下，焦渴之际，突见沙海之中浮现一座绿洲，云杉圆柏高耸入天，茂盛葱茏，又有碧草无垠，覆盖在黄沙之上。姬发打马，其下左庶长急忙拦住：“恐怕，是蜃。”

少年郎一手拉着缰绳，一只拿着鞭子：“顾不得了，你们留在此处，我一探便知。”话落，扬鞭纵马，不等旁人再多说半句，径自去了。所幸那绿洲并非蜃楼，而是实实在在的一片绿意盎然，只是姬发遍寻其中，未见海子水源，只闻得空气中植株新鲜青辣的气味。分明知道这绿林处处透着古怪，但是口中干渴实在无法忍耐，姬发抓起一把绿苔碧草往嘴里塞，根茎流出甘美的汁液顺着喉咙一路流进他作烧的肺腑——无论如何，这水分做不得假。他停下咀嚼，吐出草渣，拖着疲惫的身躯找到一棵老树。

荒漠深处竟然有长安宫阙之中的桐花，艳丽妩媚的花朵并未盛放，只是半开着，像极了欲睁未睁美人眼。姬发深深拜地，只是不知该祝祷哪位神灵，起身再拜，三次而止。姬发骑上马，从衣领里摸出一枚骨哨用力吹响，朝着来时路奔去，在他身后层层枝叶交叠摩擦，发出沙沙鸣响。

之后的事情顺理成章，姬发带着他的兵靠着咬草根走出了荒漠，与冠军侯帐下近万大军会合，驰入匈奴军中，斩杀敌军八千，俘获四万人。时匈奴悲歌道：“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

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边关大捷消息送达长安，皇帝大喜，派遣使者快马加鞭送来御赐美酒。勇冠三军的冠军侯豪迈一笑：“天家美酒如何不予众将士同享？”转头吩咐左右，将所有美酒全部倒入一汪清泉，将士人人得而饮之。

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姬发弯下腰，掬泉水于掌心，泉香酒冽，却见忽有两滴稠红滴落，在水中起伏如樱颗。

等杨戩和哪吒赶到已经迟了，或者说这事情原本就和迟与早无关。昆仑遣他们来，为的是在天庭执法赶到之前先把他们的小师弟带走。

沙漠的月是冷月，黄沙被照得发白，远远看去像是无数具细小的尸骨。大片如火鲜红的虞美人凭空从沙地里抽出细枝，孩拳大小的花朵绽放飘然欲飞，纤弱又艳丽，但光洁似绸的花瓣转瞬凋零，瑟瑟摇落，残瓣被贴地吹沙的风送到更远的地方，像是移动的沼泽。

“都那么久过去了，为什么小师弟还是放不下？”哪吒试探娇红花朵与流沙的界限，语气闷闷地：“就有这么重要吗？那不过就二十年而已。”

可就是这二十年，让殷郊成为殷郊。殷商塑造了他的筋骨而母亲赋予了他烈性。杨戩叹息，这方面他和哪吒都是幸运的，他们出世之时还未入世太深，不必被过往阴影所缠。杨戩突然没由来地想念姜子牙师叔，若是他在此地一定能很轻松给哪吒讲明白这其中道理。杨戩变出三尖两刃刀，拦在哪吒身前，只是说：“小心，别莽撞上前。”

这片如梦似幻的花海仿佛一座随着沙漠流转的血色城池，杨戩神识纵掠，视野中冷白与猩红的雾气迅速隐退和消散，花海中人的身影渐渐清晰。其中一个卧着，头枕着另一个人的膝盖，英气勃勃的面孔覆盖着可怖的红斑；另一人坐着，低着头，长发像是瀑布垂落，露在外面的每一寸皮肤都被割烂了，血肉血红地翻卷着，像是花瓣上一条条狰狞的花丝。

一个人的身体里能流出多少的血液？沙地吸饱了血，仿佛一踩上去血就会从细小颗粒之间挤出来，爬上鞋面，把一切的白染红，但实际上又是硬的，血已经凝固，沙子和虞美人的根系板结一块玄色的地砖。滋养虞美人不是地下水，原在这血。

混天绫飞出，哪吒没忍住爆粗口道：“还小心什么？快点救人啊！”

其实也用不着救，姬发转世的少年郎早已死去多时，此刻亡灵怕是已经过了三途川。八百年足够天上斗转星移、人间沧海桑田，却不够洗去入骨的水银，也无法阻止殷郊伸向姬发的手。只是从殷郊血肉上长出来的草木根茎中流淌着汞汁，姬发即使能逃脱渴死荒漠的命运也逃不出死于剧毒的结局。

哪吒严严实实把殷郊裹了起来，这事情他做得熟练：“至于吗？”

大概是至于吧。殷郊缓缓睁开双眼，濒死的疲倦在四肢百骸横冲直撞，又受限于岁星强大的生机暴烈生长。“先别坐起来。”广成子的声音仿佛是从天外某处传来，殷郊闭上眼睛，一颗指甲盖大的眼泪滑过他脸颊，直入鬓发。

对于师父，殷郊心有愧疚。自从拜于门下，广成子倾囊相授，又将赠予师门至宝，毫不藏私，更是几次三番救自己于生死危难之际，但自己迟迟无法勘破这红尘许多，只能徒增师父烦忧。

殷郊以一己之私出手扰乱人间因果，虽然只是极小的一件事，但是后续的影响却异常深远。九仙山桃源洞之外，执法天兵森然林立，要捉拿殷郊前去人间亲视其所造恶果再将他带回来受罚，只因广成子为元始天尊亲传爱徒、十二金仙之首，不敢擅入。

哪吒与杨戩各自持法器于仙境之外，正与天兵相持不下。只见殷郊苍白一张脸，白袍广袖蛇鳞纹，一般的仙风道骨，一般的天命风流：“走吧，我跟你们去人间。”

哪吒要拦他，直嚷嚷说不公道：“只不过是件小事，小师弟差点把血都放干净了难道还不算折过吗？”广成子伸手按住他这个爆炭似的师侄，只看着杨戩：“麻烦清源妙道真君同走一趟。”

叫了号没有叫名，广成子并不打算劝阻殷郊。杨戩没有不愿意的，说到底这也是他好心办的坏事。他教授殷郊木德变化之术，殷郊拿去以自身血肉令沙漠陡生绿洲，虽然姬发一时得救，他的从属至此把此洲划入地图。二年之后，汉军出塞，卫青命令飞将军李广从东路出击。东路迂回绕远，而且缺乏水草，李广以此图为引探寻绿洲不得，竟迷失道路，错失会合夹击之良机，致使单于奔逃。

李广年老，不堪此辱，自刎军前。其子李敢闻得父亲死讯，认定是大将军之过，为泄私愤打伤卫青。冠军侯乃卫青外甥，听说此事，怒不可遏，趁甘泉宫狩猎之时射杀曾经的下属……

幽幽香气顺着寂寥殿阁上爬，穿过千秋万代不曾变化的水色月光，惊破长安城最旖旎的梦。这一切的一切不过是香料勾勒出的过去幻影，帝国双壁陨落在深红鎏金的岁月长河之中，年富力强的帝王日薄西山，高大的身影在沉重又轻盈的烟雾之间颓然老去。

捻香的宫女神色庄严而悲哀，素纤纤一双手聚拢香灰，用金推抹平，印下卷云的纹样，然后拣出形似小山的香塔点燃放入，烟雾便如溪流瀑布涌到君王身前，钩织另一个过去的梦。

人间无验返魂香。

是何人在为汉家天子一而再、再而三地扰动逝去的亡灵，打断本该如泥的酣眠。杨戬三尖两刃刀在手，水光流转，惊破一室荒诞。小宫女知道自己无处可逃，只得匍倒在地。她原本是沉香木魅，被伐砍取香，又送进天家重地，见证这人间最极致的繁华与残忍。

“我只是想重现这一切，”木魅哀求道，“求真君垂怜，至少让这个梦做完……”

杨戬摇头，手起刀落。那木魅见杨戬不为所动登时凶相毕露，那燃不尽的陈年旧梦便是她最大的法宝，长安宫正在梦中的所有人都是她的人质：“我只是想把这个梦做完……为什么不让这个梦做完……梦境的曼妙与瑰奇从不做梦的你们又怎么能懂！”

“这是一个代价太大的梦，每一寸灰都在烧却大汉的国运只为了把所有人都困在过去”杨戬淡淡说，玉尖刺破天阙，裂口处一场暴雨倾盆而下，驱散烟尘。木魅被斩断的头颅滚到殷郊脚下，所见不过是一块拇指点大芬芳馥郁的沉水香。殷郊低头想要捡起来，只是手指还未碰到，那香块转瞬成灰。

汉武帝从梦中惊醒，召王太公问“诸星皆俱在否？”

王太公答：“诸星俱在，独不见岁星十八年，今复见耳。”

人间事毕，殷郊还得回天庭受罚，好在怜他初犯，本源为善，又碍着昆仑一脉向来护短，说是罚，倒也罚得不重——还是抄道德经。

杨戬陪他一起抄，原本以他不世之功不必受殷郊挂落，可偏偏在天庭与哪吒一同帮殷郊求情之时说了不该说的话：“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殷郊所作若不符合天道，自然无法做成；既然能成，又何尝不是天道的一部分？”他的话比起哪吒略带蛮横的撒娇撒痴更难驳斥，可转头对殷郊说的又是另一番话：“毫无原则、不加区分的善亦是恶。殷郊，你得把你的眼睛取回来。”

哪吒隔三岔五来探望，闻言往杨戩和殷郊嘴里各塞了一块饴糖。糖稀里混了糯米粉，倒不那么硬硌牙。殷郊知道他们是担心他，抄经刑满，哪吒高兴原地翻了几个跟头，好像是他受了一百年禁闭熬煎似的，只闭口不提下界。还是殷郊自己说：“我得回去一趟。”

“想回去就去吧。”广成子道，直至殷郊的身影渺不可见，人皇帝师才睁开眼睛，叹道：“只是人间又变了模样。”

但有些事，必须亲眼看过才能领悟，甚至亲眼所见也未必能悟出些什么。殷郊顺着百八十年前残存的一点渺茫印象去寻那旧时的田埂，黄昏布散橘红的粉尘，晚风吹来甘甜明净的气息，余晖下的肥田沃土荒废已久，连带着村落屋舍都因废弃而残破。殷郊费了点力气才找到一个寄居破屋的乞丐，细细盘问。

“村子早荒了有几年了，闹饥荒，山中又有猛兽，每每夜晚伤人，小孩老人都被吃光了，下剩都逃难去了，要不是我瘸了一条腿也走了。”那乞丐得了一壶仙酒，醉得不知东西南北中：“村尾的庙？塌了……连自己的庙都护不住，这种神还有什么被祭拜的必要吗？”

山野莽夫不在乎这天下姓刘还是姓王，也不懂“周公恐惧流言日，外戚谦恭未篡时”，所求不过是一坛满酒、半生糊涂。殷郊任他醒着醉着，径自找旧庙去，只见夯土台阶高出黄土一掌，蓝肤泥塑半截埋在土里，贴金被刮得干净。

天河星疏，虎啸于林。殷郊追着虎啸进山，于嶙峋乱石间见一兽，长相怪异至极。虎首牛身，肋插双翼，两齿露于外侧，是谓山海凶兽——穷奇。它生自蛮荒，有传言说也曾有人性，乃是少昊之后、黄帝轩辕氏的血脉。穷奇跳上形状似笋的巨大荒石，天青色的竖瞳微微眯起，以兽之眼上下打量闯入之人。

“是你毁了村庄和太岁庙。”殷郊微微侧头，眼睛一睁一闭，黑发轻晃，如同古榕垂须，“老实待在邽山不好吗？”

穷奇怒吼。自颛顼至尧舜任重黎绝地天通，成汤一封山海，世间诸兽困于玉简不得出。后礼崩乐坏、世事流转，如今终于让他破封食人，奔驰于天地自然之间。岂有不恼恨殷郊横插一脚的？巨兽振翅而翔，猛地扑向殷郊。

殷郊步生荆棘，并不退却，只待穷奇靠近。荆条无刺，遍生牢笼；酸枣有刺，形如枷锁；荆棘相间，将穷奇困于阵中。穷奇口吐火球，鼻出黑烟，将荆棘尽数烧毁。只是它未料到，火势越大，荆棘竟生得越多，渐有燎原之象，却是附于它皮毛之上。如此相抗，终有尖刺穿透皮肉将剧毒汞汁泵入。

穷奇察觉不对，振翅欲逃，谁知这荒山之上，树木亦有灵。得岁星号令，千枝万叶拧成巨大的漩涡向穷奇不断收紧，无论他逃至何方终究无法寻到一片无木之天。飞花如刀扎入穷奇的翅膀，藤蔓似枪穿透穷奇的四肢，凶兽终被无限生机绞杀——可偏偏铁面无私的判官又留他一缕残息。

伤口崩裂，白袍血染，这是殷郊自伤须付出的代价，也叫他面如冠玉，身似恶鬼。殷郊往空中虚虚一抓，掌心便握有一物，似摇钟但形小，若铃铛而音雄。只轻轻一晃，声贯古今，霞光满溢，穷奇只觉身体一轻，低头时见一有翼猛虎为枝叶所困，那木制的牢笼渐渐缩小到不过巴掌大，被血衣仙人托在掌中。

“穷奇，不怎么好记，也给你取个名字吧。”殷郊抬头，看着穷奇飘在空中的魂灵，独眼清亮如寒星，微不可闻的笑意又作轻叹：“闪……”

“这就是你管它叫迅雷的原因？”姬发哭笑不得指着正在博物馆门口蹲着、脖子上挂了一个木制项圈的虎斑猫说：“昆仑山知道你把凶兽穷奇关在蝓蝓笼里吗？”

“我取这个名字的时候也不知道后来会有个同名的软件广为传播啊。”殷郊收起藤编笼子，又打开冰箱，取了两大块牛肉放进狗粮碗里，又在猫饭盆中倒了一瓶黄酒，一齐放到名唤“迅雷”的穷奇面前，顺手挠了挠猫下巴：“现在也不怎么关笼子了，它还比较听话。”

“大概是给你关得没脾气了？”姬发顺手把垃圾拎上，等着到街口扔垃圾箱：“话说你关着它们就只是关着？它们不会想着要逃出来什么的吗？”

“嗯，是有想逃的，”殷郊白衣广袖换成了青色短袖和白牛仔裤，微卷的黑发搭在眉毛上：“不过我会给它们弹琴，然后讲讲道法自然什么的。”

“你和你师父师兄学的吧，”姬发看殷郊把门锁上：“他们让你抄道德经，你给妖怪讲道法自然……我们就这么走了留一屋子妖物真的没关系吗？”

“有穷奇看门，鬼侯剑镇宅，通常不会有什么不长眼的闯空门。”殷郊转过来和他并肩，拿着手机查去机场的地铁路线：“这屋上千只妖怪是杀是留还不一定，但是若是要大批处理，还是得问师父借点法宝，不然光我砍，把鬼侯剑当菜刀用砍到卷刃也弄不完。”

垃圾袋划过一个弧线正中桶内，姬发抽了一张酒精湿巾擦手：“还没问你鬼侯剑怎么找回来的呢，我下令要它附葬，阿旦竟然没听我的。”

“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下回再讲。我们几点钟的飞机去昆仑来着？”

桐宫之囚

Chapter Notes

苻坚：五胡乱华时期，前秦第三位君王，一度统一北方。

慕容垂：五胡乱华时期，后燕的开国君主。

慕容冲：小字凤皇，五胡乱华时期，西燕政权第二位皇帝，轶传曾深受苻坚宠爱，凤止阿房的典故。（注在文末）。

太阿：传为始皇佩剑。

赤霄：传为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佩剑

秀霸：传为光武帝刘秀佩剑，

倚天：传为曹操佩剑。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more [notes](#)

“小师弟！”午后的街道沉闷而安静，唯有一阵拍门声格外响亮，正在翻垃圾桶的野猫被这么一吓，整个栽了进去，一阵爪子刮蹭的声响。俊美的少年得不到回应，眉宇间显露出一点不耐烦，“小师弟！开门！我知道你在家！”

在哪吒耐心彻底耗尽踹门而入之前，杨戩握住铜环轻轻一推，地上法阵亮起一阵绿光。只见门缝里头探出细细一根带叶的枝条，左张右望攀上杨戩的手腕虚虚一扣，确认清源妙道真君的身份后又缩了回去。不消片刻，门开了。

博物馆今日不营业，树影拢着一地落叶。蝉奋力鸣叫，树下蜷着一只虎斑猫，脖子上挂着木质项圈，身前盆大的猫碗里残留着一点油光。听见动静，猫抬起头，地上的影子迅速拉长变大，看得出凶兽的模样，发觉是杨戩和哪吒，迅雷“喵”了两声又趴回原位，继续打盹。

“嘿，你——”哪吒伸手去揪猫尾巴，迅雷点着三角步跳上树枝，屁股铃铛对人。

“殷郊？”杨戩随哪吒和穷奇玩闹，自己推开里屋的门，一直上到三楼，转了一圈没见半个人影。

“小师弟出去了吗？”哪吒终于玩够了跟上来，一路摸过楼梯栏杆，抬眼看时手指干净没有积灰，殷郊离开的时间应该不长。哪吒问了一句废话，杨戩看向房间正中的展柜。苍青色的长剑并未平放，而是悬在空中，鬼相正对来人，低低嗡鸣仿佛哭泣又好似歇斯底里的大笑。

《桐宫之囚》

“MU2145航班现在开始登机，请乘坐MU2145号航班的旅客到24号登机口登机……”

乘客纷纷站起身，殷郊扭头看见一条长长的队伍在20秒之内迅速成型。“不着急去，我们没行李，等他们都最后再上也不要紧。”姬发的声音从他左边传过来，和耳机里的男主角的声音混在一起。因为飞机晚点，他们分享一副耳机看了两部电影等了三个快四个小时，姬发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

殷郊没坐过飞机，他平常不怎么离开博物馆，作为千二百只妖物的镇墓石，还是不要轻易挪动比较好。即使有急事必须出去一趟，作为仙门道人，捏个法术不比在这候机厅里等航空管制来得香？殷郊对机场可以说是完全陌生的，姬发抓过他的手握紧。殷郊人高，手却小，大概是因为修炼时间长了每根手指都像是玉一样细腻却坚硬，他摸到殷郊的掌心有一小块凹凸不平的皮肤，手感不像是茧。

姬发握着他的手翻过来，紧贴的掌根微微松开。殷郊从ipad的屏幕上分出一半的眼神，就见姬发的注意力完全不在电影上：“怎么了，要拿机票还是身份证？”

说到身份证，殷郊居然有身份证这件事让姬发大吃一惊。对此殷郊哭笑不得：“大商那会儿进城都需要路牌，你为什么会觉得我没有身份证。博物馆的手续是完全合法合规的。”合法，实在是太合法了，殷郊合法到出生年月日和周武身份证上的一模一样。不用问也知道为什么，殷郊说他一直看着他，那必然是真的一直看着他。殷郊从不说谎。

“这里怎么有道疤？”姬发手指收拢手掌上推，两条掌纹之间赫然是一道经年日久已经褪色的苍白伤痕。殷郊既为神君太岁，岁星又五德属木，按照道理来说他身上不应该留下任何的伤疤，除了……姬发看向殷郊的颈间。

“它居然变浅了。”殷郊有点惊讶，他还以为这道伤永远不会完全愈合。玉鼎真人说这是心病，他心里有道坎过不去，这道疤就没法子愈合。殷郊看向姬发，三千年前后的两个人影交叠在一起，眉骨下一双明丽的眼睛仿佛能够穿透静默的时间。他心念一动，怪不得现在伤疤变浅了，原来是天堑变通途。

姬发等殷郊继续往下说，谁知道殷郊看着他的脸突然发愣，一金一黑的两只眼睛凝固不动，像是像只刚睡醒的猫。

他似乎透过这张面皮在看另一个人。姬发没有出声打断他，只是扣紧了殷郊的手。这是他

的身躯，这也不是他的身躯：手掌上的茧太薄，缺少苦练的痕迹；身上没有什么伤疤，不曾出生入死……他，到底是姬发借着周武的身体复活，还是周武突然拥有了几千年前姬发的记忆？抑或是两者拼在一起的缝合怪？

生与死划下一条巨大的鸿沟。姬发假装无事发生：“我们去登机吧。”

原本长长的列队只剩下零星几个机组人员，殷郊如梦初醒，起身时差点碰掉iPad，手忙脚乱去接。正巧姬发也和他差不多的行动路线，两个人结结实实撞了一头。

“各位乘客您好，我们的航班即将起飞，请关闭电子通讯设备，收起小桌板，调直座椅靠背，打开遮光板……”伴随着机组人员甜美但机械的嗓音，飞机在跑道上滑行发出巨大的轰鸣，咆哮着冲上蓝天，等飞行平稳后，殷郊又拿出了平板，架在两人之间，开始看没看完的电影。姬发右耳塞着耳机，女主角撕心裂肺的怒吼也没法帮他抵挡困意，殷郊伸手拉下遮光板，手掌横在姬发眼前：“困就睡一会儿吧。”

睡一会儿吧。

孩子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

浓翠欲滴的盛夏生了像蝉这样烦人又聒噪的虫豸，不知疲倦地在树梢鸣叫。低垂树枝环抱着轩昂的宫室，透过窗棂，屋内大人交谈的声音越来越低，渐渐止歇。只听两声不轻不重的咳嗽，孩子一点点的脑袋绷直了，猛地惊醒过来，下意识双手向后一甩，袖子如蝉翼一般垂伏在地。他磕了一个头，却不起身，惴惴不安地开口：“父亲，叔父。”

“又走神了。”姬发见姬旦皱眉叹气，他这个弟弟年少老成，唇角总是抿着担忧，“怎么如此不专心？”

“别叹气，阿旦，像个老头子一样。”姬发听见自己的声音说，“诵儿还小，天气又那么热，我们谈事情拘着他在这儿听，能坐到现在已经算不容易。”他转过去看另一个弟弟姬鲜的儿子。现在他是自己的儿子了：“听懂了多少啊？”

姬诵这时不过才七八岁，幼圆的脸庞脸涨得通红，额角大颗大颗的汗珠子往下掉，囁嚅道：“六……不，五成。”

“若能有五成也很好了。”还是孩子呢，姬发想起自己这个年纪时，每天尽想着要做大英雄，父亲姬昌和兄长伯邑考都管不住他，想到这一节他又忍不住笑了，闷着点坏：“这样，

诵儿明日便跟着你叔父一同上朝，把你听懂了的讲给朝臣们听听。阿旦，你替他数着，看看到没到五成。”

“王兄！”又一声叹息已经到了唇边，姬旦硬生生把它咽了回去，满脸写着不赞同：“朝政大事岂可儿戏。”

“也是。”姬发眉毛一挑，还是不挑战姬旦的耐心比较好，很快让步：“那就先讲给阿旦听，再跟着阿旦去上朝，回来再告诉我到不到五成。”

姬诵的神情分明有点委屈，但又不敢争辩，只好磕了一个头，端端正正跪直身体。姬旦鼻子里出气，又转回来说夏季祈雨祭神，伐纣耗尽了西岐的存粮，要是今秋收成不好，冬天会很难过。姬旦的意思是希望昆仑仙人能留到秋收后再离开，姬发却摇头：“岁次作噩，今年会有一个好收成的。至于昆仑仙人……阿旦，人间事自有人来主掌。”

“是。”姬旦脸上闪过一丝阴霾：“还有就是公子禄父在纣宫重修殿宇，商人为他加了王号。”

“禄父。”姬发想起殷郊名义上的弟弟，诞生于妖狐之腹、死人之怀，天生异象，满打满算不过三四岁年纪，但容貌身量与成人无异，“如今不宜再起刀兵，等过一两年看他有无异动，若仍不安分，就让阿鲜他们废了他——”

“陛下！”门外突然传来尖细的声音，姬诵好像被吓了一跳似的弹动。这个孩子的确太容易走神了，姬发忍不住在心里扶额叹气，惹动喉咙作痒咳嗽起来。“医师侍药等在殿外，是否即刻召入内殿？”

姬旦一边替姬发拍背一边说：“让他进来。”

伐纣之后，他的身体迅速衰竭，身体就像是一片茂密的森林被大火烧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一片焦土苦苦支撑。姬诵还太小了，天下的安平也太脆弱了，宁静的盛夏构筑在飞薄的丝绸上，只要轻轻用力，一切都会被碾作尘埃。

但真的好累啊。

医师拎着药箱碎步疾行，内侍卷起帷幔，当今天下的共主靠在引枕上，一张本应望之则喜的面孔因为久伤不愈，苍白瘦削得像是即将飘零的枯叶。姬旦接过汤碗，喂兄长喝下，医师趁此之时解开天子右手缠着的纱布，动作麻利地清理伤口，换上新药。

“阿鲜上次派了谁来镐京？”姬发闭着眼睛喘匀了气问道。姬旦不答，起身和医师一同出去，临走前不忘替姬发放下帷幔，只叮嘱道：“天色转昏，王兄早些休息，别再劳神。”

姬旦不愿再和自己谈论殷商遗民之事，姬发悻悻躺了回去，望着垂落的帷幔出神。怎么能不谈论呢？上苍留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啊。

他多想再等等，等姬诵长大一点，等岁星的车驾再次路过镐京的天空。姬发感觉到自己闭上了眼睛，视野一片漆黑，唯有一块红色的血斑挥之不去。姬发咽下喉咙涌上来的血腥，穿过屋梁的阳光逐渐稀薄，姬诵还跪在原位，眼神又瞟向外头。树上叫了一昼夜的蝉终于落下，只闻得一声轻响。

姬诵小小的“啊！”了一声。

“看见什么有趣的了？”姬发忍俊不禁。

“没，没什么。”第二次被抓到，姬诵更加紧张，低头抓着自己袖子，手指快把那小小一方布料绞碎。

“过来。”姬发勉力挪起自己的身体，冲他招手。姬诵不作犹豫，顺从地挨到他身边，姬发缠布的手抚弄他后颈细腻的皮肤，心里同时涌动着冷酷和不忍：“既然国政大事不感兴趣，要不要听父亲讲个故事？”

姬诵懵懂点头。他清澈的眼睛像是未蒙尘的明珠。

姬发稍作斟酌，开口道：“盘古开天辟地，女娲抟土造人，人间世代更替，成汤建立殷商成为天下共主，诸侯纳贡归服。他活到百岁而崩，他最有才能的长子太丁死在父亲前头，他最有德行的次子外丙继承了他的王位。外丙垂垂老矣，不到三年，他也到父亲和兄长那边去了。接着是成汤的幼子中壬，他比他哥哥坚持得略微久一点。伊尹大父只好立太丁的儿子，也就是成汤的孙子太甲为新的天下共主。太甲生于太平，不曾经历战乱之苦，不曾忍受流离之痛，以为这天下不过是一件可以由他任意摆布的玩具，对待臣民暴虐无道。伊尹大父没了办法，不忍心成汤从夏桀手中救下的天下重新陷于昏君的泥沼，只好把太甲放逐到桐宫，自己摄政管理朝政。”姬发听见自己的声音稍作停顿，问道：“诵儿知道桐宫在哪里吗？”

姬诵摇头。他像只可怜的掉进了陷阱里的幼鹿，看不清自己的命运将是被扒皮剔肉还是被造林圈养。通过相接的皮肉，姬发能感觉到他拼了命的克制颤抖——这个故事的含义让他害怕。

“桐宫在成汤下葬的地方，是一座建在坟茔上的宫殿。”姬发轻拍姬诵的肩膀，那么孱弱，终归还是个孩子：“可能是得到成汤的庇佑，太甲在桐宫住了三年，竟然改好了。于是，伊尹大父又把他接了回来，还政于他，让天下重新奉他为王。”

姬诵更紧贴了上来，任由袖口凤凰的纹路压进他的脸庞，好像这样就能避免被驱逐的命运：“父亲是想告诉我，如果我不能做一个好天子，我就会被舍弃，就像伊尹大父舍弃太甲那样？”

姬发失笑，他并不想对姬诵太过严厉，但没办法，他需要姬诵迅速长大，最好长得比妖异的禄父更快。他俯身拉姬诵入怀：“故事的含义是由听故事的人决定的。”

“父亲，我害怕。”姬诵把脸埋在姬发的肩头。姬诵再小一点的时候，姬发的臂膀要比现在壮实有力得多，他能钳住姬诵的腰，把姬诵抛起来再接住，如今衣服底下好像只有一把骨头。鼻尖萦绕的草药气味似乎治好了姬诵的恐慌，他扬起脸试探性地问姬发：“我能睡在这里吗？就一晚上，父亲，就一晚上。”

姬发满足了他的要求。

九枝连烛一盏盏熄灭，墙上彩绘的壁画逐渐变得模糊不清。但是宫人的脚步，医官焦急恳切的低语仿佛是夜行的鬼魅。姬诵不敢入睡，只紧紧闭着眼睛。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急，像是鬼神夜宴达旦痛饮，九枝连烛又重新亮起，哭声如大雨、如惊雷，压过世间一切声响。

姬发感觉自己借着蜡烛烧出的青烟向上飘，又被屋顶瓦片阻碍。下方宫人匆忙，阿旦赶来的时候还穿着睡衣。姬诵被推醒，紧紧抓着姬旦的衣服，可姬旦顾不上他，无可化解的惶急变作了巨大的恐慌。

整个镐京都陷在这恐慌之中。

医官突然跪地，瑟瑟发抖。内侍、宫人全部跪下。姬发透过厚厚的帷幔看见自己苍白的、毫无生气的面庞。

原来是死亡啊。姬发混沌地想。

他的身体很轻，但并不自由，好像有一根看不见的线把他往尘土里拽。姬发见到油灯照亮宫室，飞蛾扑火滚起一团团黑烟扑在朱漆红墙上，宛若囚犯的手指沾了煤灰，刨出一条条挣扎的指痕。月已高升，周公旦和召公奭还未休息，灵台之外，铁甲林立。士兵均未戴盔，额头上只系着一根两指宽的白色布条。

这一片森然有序的寂静中，唯有新继位的天子格格不入。姬诵躺在先王曾经睡过的那张床上，内侍和宫女的身影隔着纱幕隐隐绰绰。

纣宫还是反了。但让姬旦、姬奭和太公尚措手不及的并非禄父，而是他们的血亲兄弟管叔鲜、蔡叔度和霍叔处。其中管叔鲜的地位尤为突出——他是姬诵的生父。论年纪，他较长；论亲属，他与天子更亲。可姬发偏偏越过他，令姬旦代摄国事。

欲望和嫉妒在见不得光的地方滋长，只等着某一天压过最后一丝骨肉亲情，化作凛凛兵戈呐喊奔突。

姬诵蜷缩成一个蝉蛹，无声地哭泣。姬发透明的手指想要抹去他的眼泪。阿鲜在起兵的那一刻有没有想起他也曾抱过一个孩子的襁褓，亲过一个幼儿的脸庞？

桐宫之囚。尖锐的字句刺入姬发的脑海。

突然，姬诵胡乱用袖子抹了脸庞，嘴唇被咬出了血。大而明亮、柔软的眼睛被一种虎豹似的坚决替换。他扔下杯子，光脚朝外跑去。

“陛下！”宫女弯腰提灯跟着年少的天子，满头大汗，几乎要哭出声来。姬诵一直是个温顺安静的孩子，自打武王仙逝，更是寡言少语，此时不知是撞了什么邪祟，大半夜起身直往灵堂。

姬发的棺槨停在殿中。缟布悬梁，鼎内焚香，姬诵走到棺槨前，重重磕了一个头。“父亲。”他直起身直视碗口大小的凤凰纹饰，站了起来，小心绕过诸多祭奠之物，走近祭台，手撑边沿爬上棺木。宫女齐齐跪下，却又不肯上前强拉天子，口内直呼不可，额角冷汗大滴大滴滚落。

姬诵踩着祭台边沿，只见棺材正中蒙着一层软布，揭开看是柄苍青色的长剑。鬼相大张着嘴，手上两只眼睛冷冷看着姬诵。

鬼侯剑。殷郊留给自己唯一的遗物，姬发嘱托姬旦将此剑放在自己身边，就好像黄土之下

并肩躺着两个人。

殷郊。

哪怕已经是魂魄，想起这个名字沉滞的悲哀仿佛铁水。姬发见姬诵与鬼相对视良久，终是一手握住剑柄，一手垫着剑身，把剑拿了起来。火光摇曳下，这个白衣素服孩子年幼的脸庞闪现比刀刃更加冷硬的决绝。他就这么一路捧着剑，走去灵台。铁甲将士无一人敢将他拦下。

“诵儿？”软布鞋地踩在青石铺就的步道上一点声息也无，长枪并拢摩擦起令人牙酸的鸣响，姬旦显然没料到年幼的天子会突然出现：“怎么还不睡？明日还要早——”

“请叔父率军东征。”姬诵将鬼侯剑举过头顶，没有一丝一毫的怯懦与畏惧。他抬起脸，幼圆的眼睛如同山林野间擅于潜伏捕猎的猛兽幼崽。长枪之兵如何敢继续阻拦上天之子，姬诵一步步走上高台，把剑送到姬旦的面前：“请叔父率军东征！”

姬旦没有立刻伸手接剑，而是起身将自己的榻座让给兄长的儿子：“诵儿，你可知——”

“我知道！”少年人急着回答，在他开口之前，姬旦挥手让侍卫尽数退到台下，姬诵握着剑的手太用力，锋利的剑刃割破了他的手掌，血滴在他的衣服上，像是雪地里开出一树梅花。“他给予了我这副身体。”姬诵说，“但他也是大周的罪人！如何能因我一人受恩而毁祖父、父亲多年征战换得的太平。”

“诵儿，他也是你父亲的弟弟，我的兄长，周室的血脉至亲。”姬旦一根根掰开他的手指，解下额间的白布，扎住姬诵的手腕：“我们是要对亲人动刀子啊！”

分明很痛，姬发叹气，姬诵根本藏不住情绪，只不过是咬着牙硬忍。

“如果父亲在，他会怎么做呢？”姬诵问。

我会怎么做呢？姬发想，那是我曾经信任过的弟弟啊。

桐宫之囚。

姬旦沉默了一会儿，没有给出回答。“准啊。”姬奭突然开口打破了平静，手指摁住额角，微微摇头，唇边透着一丝微苦的笑意，“准啊。”

姬诵扭头，只见姬旦和姬奭中间横着一张黄花梨木的小几，台面却是一整块墨玉，银屑附着其上勾出星辰万千。

天子有三台：灵台以观天文，时台以观四时施化，囿台以观鸟兽鱼鳖。

“我答应你。”姬旦终于说，他握住鬼侯剑剑锋，手掌亦被割得鲜血淋漓：“以此剑为誓，姬旦必平此乱，将胜利与安宁带回给陛下。”

克殷六年，周公旦平定武庚叛乱，管叔自杀、蔡叔被囚、霍叔流放，夺商、卫、邶、鄘四国封地。大军还朝，天子立于城上，曾经需要握着父亲的剑才有勇气说话的少年沉稳睥睨天地尽头的滚滚黄沙。周公旦全身披挂行至君王身前，双膝跪下，将剑举过头顶，声音清越如铮鸣：“姬旦不辱使命，还剑天子。”他那样的年轻，甚至还未成婚，但鬓边已经有了白发。

姬诵握住剑鞘。三年前这把剑对他来说沉重无比，如今却可以轻易拿在掌中。他拔剑出鞘，青光一闪，沙场的刀光剑影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将姬诵裹了进去：“此剑当名天子剑！”

天子剑。天子剑。天子剑。

仿佛一滴水落在无风的清潭，荡开一片涟漪。

姬发跟着这柄作为周室王权象征的剑，由成王到康王，康王到昭王，一代一代，飞快掠过数百年时光，直到周朝灭亡。新的天下共主结束群雄逐鹿的乱世，一如姬诵泰山封禅，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

太阿*。

新的名字，新的主人。

赤霄*。

新的名字，新的主人。

秀霸*。

新的名字，新的主人。

倚天*。

新的名字，新的主人。

一代又一代的天下共主拿起了鬼侯剑，给予天下征伐或者太平。

无数雨点落下，涟漪不断扩散，雾气于水面上汇聚，幽晦处生出一抹青白的冷光，就像是挥剑一刹那间杀意被永恒固定在此间。气运与妄念催生了剑灵，姬发听见那柄剑低低吟唱王朝兴亡的歌谣。

曹氏父子建立的大魏如同蜡烛爆灯花，盛名和才情之下，后继无人不再是隐忧。剑灵第一次主动伸出了它的手：“你想要得到这把剑，”苍白的手臂环过司马炎的脖颈，两裆织绣繁复的花纹，翠烟宛转盘绕汉家宫阙：“你就要成为天下的主人。”

不！

姬发踏出一步，他想要握住这把剑。不该是这样！它本是王权更替的见证者，有道征伐无道的急先锋，它绝不该成为引诱欲望的堕落根源！

——可他的手穿过无尽的时光与尘埃。

纵然岁纪为天子，怎能插手身后事？

鬼侯剑鸣仿佛在嘲笑旧主人。它追随过太多的天下共主，太清楚如何将欲望放出笼子，生杀予夺是任何人都无法抵抗的诱惑。果然，司马炎逼迫曹奂禅位，以晋代魏，后又有八王之乱。西晋衰颓，它抛弃了司马家族，转而在其他政权之中辗转更迭。直到大秦天王的苻坚*任用王猛，再度一统北方，鬼侯剑便也靠向这位王者，可有强盛必有衰微，淝水兵败之日，便是它与苻坚分别之时。

下一个是谁呢？谁会短暂地成为这个天下的主人，成为我的主人，然后又被天命所抛弃呢？

姬发听见剑灵的声音，又苍老又年轻，又迷茫又坚定，又一往无前又踟蹰不去。

它盯上了慕容垂*。但慕容垂太聪明也太警惕，将鬼侯剑深锁库内，与其他不祥之物一同衰老。可剑灵又怎会善罢甘休——既然慕容垂不识趣，不还有慕容冲*吗？

白石台阶自朱红高柱间穿过，一直铺到豪奢的大殿之下，天刚刚下过大雨，可无论雨水如何冲洗，雪白的阶石上始终蒙着一层淡淡的血影。黑夜浓稠得像是打翻在素服上的油墨，如何拧绞干都只滴落浑浊的污水。潮湿的空气里弥漫着梧桐树那股木头轻微腐烂的气息，烟雨深巷里传来似有若无的歌谣，轻得像是一根绒草。

“凤凰凤凰止阿房，何不高飞还故乡？无故在此取灭亡！”

听不到歌谣的内院，莲瓣纹灯不知疲倦地燃烧着，卧榻两侧的架子上边摆着铠甲，另一边放着一柄苍青色的长剑。卧榻的主人湿着头发仰躺，他年纪不大，生得白皙俊美，只是眉间总笼罩着一层无法忽视的戾气。

“长安已经洗干净，后一步要做什么呢？”慕容冲喃喃自语。青烟从剑上流淌而下，汇聚出人影，它朝着卧榻上的帝王走去，遮蔽面孔的雾气散去，面容竟与慕容冲别无二致：“要东归吗？还是要成为燕国真正的王？”

“别忘记，洗刷过去的耻辱只是第一步。”人影靠着床坐下，宝石色的眼睛没有任何的感情，只有冷漠平静的戏谑，“若想要成为天下共主，你要走的路还长。”

未等慕容冲开口，紧闭的房门被一阵过于猛烈的风刮开。月华之下，有青衣人，乌木抹额，黑发如瀑。

“是谁！”慕容冲拔剑在手，立要压住来人的咽喉。谁知对方仅用两指夹住剑锋，慕容冲便无法挪动分毫。近距离看时，慕容冲发觉那是一张同样绮丽的面孔，深目高鼻，丰神俊朗，只是一只眼睛闭着，眼皮微陷。

不存在的心脏正在悸动。是殷郊。这一刻就灵魂灼烧似的滚烫。我那无缘的爱人。姬发无法自控地向他飘去，伸手将他抱入怀中。

“我来取我的剑。”殷郊说。

“你的剑？”慕容冲冷笑，“这是天子剑。只有天下共主才能拥有的剑。”

这个句式再熟悉不过，他们都听过太多次。天下共主才能祭天，天下共主才能开榜封神.....现在又多出一把天下共主的剑。

“天子，用什么剑都是天子。”殷郊看着慕容冲，神情平静，如菩萨垂目“这把剑是一个故人帮我赢得的，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恕我不能把它留在这里。”

“不能留也留了，不想死也死了。”慕容冲并不松手，眉眼之间仿佛燃烧着青绿色的火焰。他每吐一个字，鬼侯剑跟着轰鸣，仿佛刀下厉鬼亡魂在漆黑的夜里狂笑着，嘲弄着，“你又以什么身份将它带走？”

殷商太子？亡国之主？太岁神君？

剑锋划破了殷郊的手掌，血顺着剑锋流下，一滴一滴砸落在地上。慕容冲盯着地上的血花，宝石色的眼睛里充斥着贪婪和畏惧，还一点微不可闻的茫然。落在地上的鲜血仿佛是活的，在白石铺的路面上滚动，寻找一处扎根，贴着地面缓慢生长出血色的幼苗，血越滴越多，幼苗长出了主干，主干生出枝丫，就好像白骨浇筑出一棵绝美的珊瑚宝树。

那树枝越过虚实的界限，紧紧纠缠慕容冲的身躯，但又被那青藤薄雾一般缥缈的冷辉割开，化作血滴重新凝聚。“天子剑，要握在天子手中，要被天下人的欲望追逐、供奉！这是属于活人的狂宴，殷郊，你已经死了，被天子剑斩断了头颅，你没有资格得到它！”在血光摇曳的幻影之中，慕容冲艳丽的眉眼流露出濒临疯狂的眉眼，飞薄的嘴唇一开一合竟忍不住哼起那首不祥的歌谣：“凤凰凤凰止阿房，何不高飞还故乡？无故在此取灭亡！”

殷郊挑眉，怒意在他仅存的那只眼睛里，如同火一样燃烧着：“在我的面前，你也敢自称凤凰？”一时之间，青绿、黄褐、绮红的光芒交错凝聚成华光万丈的披帛，脖颈间浮现一条横贯咽喉的血线，鲜血从亘古不愈的伤口里涌出。

夺剑失剑，只在刹那之间。殷郊一手握住鬼侯剑的一端，怒极痛极，满手淋漓：“你如今已堕妖邪，又有何面目提凤凰二字？”剑身受力，“慕容冲”的神色因疼痛而扭曲的神色，无数被天下共主名号所引诱不得脱身的苍白鬼影从剑中逸出，围绕着阵中二人之魂，大笑着、悲泣着、哀嚎着，回荡在一室之内，回荡在天地之间。

鬼侯剑折，血雾褪尽。白阶红地，真正的慕容冲睁开眼睛，看着雕梁画栋，人来来去去，房梁日久不换。他轻叹一口气，不知道是陌路知惧，还是终于放下，古怪一笑，声音沙哑：“你要杀我了吗？”

殷郊一手握着一段残片，一身青衣尽血染。“福祸无门，唯人所召。”殷郊看了一眼一生跌

宕、可悲可叹的男人摇头，嗓音沙哑：“我不杀你，自有人来杀。”

怒吼如潮水，马蹄如雷鸣，终究是踏碎难得的寂静。松明火把照亮一半黑夜，韩延的部众冲进宫室。殷郊逆大军而行，姬发跟着他、拢着他、贴着他的后颈。千军万马仿佛被礁石破开的水流，绕过他们直取慕容冲的寝殿。殷郊慢慢走向外城。

凤凰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乃植桐竹数十万株以待之。

桐宫之囚，囚禁的何止是人，更是无穷无尽的欲望。十万梧桐摇落巨大的阴影如同看不到底的深渊，突然烈焰从林中升起，照亮另一半黑夜，一如千年前朝歌鹿台。

“请打开遮光板、调直座椅靠背、收起小桌板。”

姬发猛然睁开眼睛，射灯在他脸上打了一束浅黄色的光。好痛。灵魂震痛。殷郊的苦恨和悲伤顺着梦境爬上他的脊椎。在他错过的时光里，殷郊抱着余爱跋涉了很长很长的路。

姬发侧过头，殷郊半张脸陷在引枕里，鼓起来的绒面和微卷微长的头发遮住他锋利的五官只留下密如松针的睫毛微微打颤。

电影还没放完。

神仙不需要睡觉，殷郊准是在他睁眼前才闭的眼。姬发虽然没有拆穿，但殷郊自己也睡不着了，又不好装作刚睡醒，伸手抓住姬发的手，他的指甲修剪得整齐，刮在手心并不疼，只是有点轻微的痒。

“做噩梦了吗？”殷郊问。姬发看着他金色的那只眼睛，反过来握住殷郊的手。

“先生，还有四十分钟飞机就要降落，请您调直座椅靠背。”空姐甜美的声音插了进来。两人立马松手，殷郊慌慌张张找扶手上的圆键，姬发眼疾手快先一步捏住。空姐没憋住，非常矜持地笑出了声。

疲倦，挥之不去的疲倦仿佛泡进了姬发的骨头里，压着胸腔，气管壁粘连喘不上气。下了飞机，殷郊去出租车口排队打车，姬发拿着两个人的身份证查线路。到昆仑没有直达的班机，所以他们先落地西宁，然后再换火车。姬发截图保存后，又继续查西宁的海拔。2000

多，不到会高反的程度。姬发摇了摇头，企图把眩晕和气闷都压下去。

“姬发！”他听见殷郊在叫他，苍青色的身影踮脚挥手，示意他打到车了。姬发向前迈步，窒息仿佛海潮铺天盖地压了下来。意识断裂之前，他看见机场的天花板反射出冷白的光线。

格外沉的一觉，姬发醒转才发觉他并未做梦。自从拿回三千年前的记忆，这还是第一个无梦之眠，头晕和窒息感一扫而空，身体从未有过的轻盈起来。姬发推开薄被下床，打量四周，只见乌木藤窗、帘拢半垂，粉金色日光不紧不慢洒满整个屋子，不像是人间景象。窗下坐着一个人。

“殷郊？”姬发轻声叫他的名字，但殷郊仿佛没有听见似的，并未转过身来。

姬发只好又叫了一声：“殷郊？”

还是没一点反应。

等姬发走近了才发觉坐在窗下的并非殷郊，而是一座雕像。白玉为身、墨玉为发，造化天工处衣衫飘逸、云鬓如雾，面容与殷郊别无二致，只是眼睛处蒙着一条淡青色的绸纱。玉像端坐在一把檀木椅，一手置膝上，另一只手则伸过桌面去。桌上放着一张棋盘，但并无一子，两侧也未见棋篓，玉像殷郊的手空拢着，姬发顺着他的手看去，掌心下还有一尊小得多的玉雕塑像，不过三寸来长。

“这玉像雕得像不像？”突然有人推门进屋，辉光大耀，姬发抬眼去看，是殷郊的老师、元始天尊座下高徒广成子。白袍黑须，金环玉冠，一如当年朝歌辞别，三千年光阴于仿若弹指。

“像，像极了。我还以为是殷郊坐在此处等我醒来。”姬发笑着答。

“不是问这大的。”广成子从玉像殷郊的手中取了小像，递给姬发：“这是殷郊初学时所刻。”

原来刻的是姬发，铠甲长剑细节粗糙，只能看出个囫圇样子，倒是脸上一股倔强神气描摹得分毫不差。姬发抚摸过小像的脸，问：“殷郊呢？”

“收拾他自己惹出的乱子去了。”广成子答，语气里其实并没有多少责备：“他见你突然晕倒，吓得不轻，抱着你便要上昆仑，不管身边还有多少人看着。其实你又没什么大碍。”

姬发听出了另一层意思：“把殷郊支开，是有什么要单独和我说吗？”

姬发之敏锐，不以时易，不因岁改。仿佛数千年的光阴和征伐天下的伟业都不过微渺，他还是昔日那个登上鹿台不惧神佛的少年。广成子倒也不意外：“殷郊说要与你一同上昆仑之时有没有告诉你，他还打算去趟地府？如今他也学会耍心眼了。嘴上说着昆仑，心里想的却是另一处。”

见姬发不接话，广成子也不卖关子：“他要处置妖邪，必定先问如何判是非过错。这等宝物昆仑却是没有的。他若要，昆仑只能告诉他去地府阎罗王殿借业镜，一窥过去，再审心性。还得给他找个由头，让他去得名正言顺。但比起业镜，他更要找的，其实是孟婆。”

“如今天道末法，肉身成圣已无可能，若要长久把你留下，唯有不喝孟婆汤。地府曾欠他一个天大的人情，现在他大抵是要他们把这个人情还上。”

“看来他的一举一动都瞒不过昆仑。”姬发淡淡道。

广成子倒了一盏茶给姬发，又伸手在空中轻轻一抓，碧光闪过，一柄苍青色的长剑入他手掌之中。

鬼侯剑！姬发眯起眼睛，他虽然年轻，前世今生两辈子加起来都不到广成子岁数的零头，但也曾是这天下侍奉的共主。他的怒气引动如同水波散开，鬼侯剑受震，铮鸣清越。姬发说：“殷郊留它在博物馆镇妖，和穷奇一道。广成子把它取了来，不知作何用，又不知那边又做了什么安排。”

“杨戩和哪吒原是见了中天有异象，怕殷郊出事，特地下凡。”广成子解释道：“现下杨戩师侄还留在博物馆照看。”

广成子手指在剑锋上轻轻一抹，登时指尖血顺着侧刃滚落，发出铜剑淬水的“滋滋”声。只见一层微微泛青的烟雾从似泉水涌出，落在地上也不散去，慢慢聚拢一个人的形状，上衣下裳，窄袖、紧口、宽边，乌发如瀑布，只是面中一片空白。

不是神色空白，而这个烟雾做成的人他没有脸。

鬼侯剑的剑灵。姬发伸手握剑，雾气轻柔地缠绕过他的肩膀，蚕茧般的面孔剥去细丝，露出来的是姬发的模样，有一双宝石色的野性的眼睛。

“殷郊找陶弘景又把它修好了。”广成子轻声说，“他对你的执念太深。记忆是有重量的，而肉体能承载记忆有极限。将三千年前的记忆加在你每一世的转世上，他饮鸩止渴，你劳死此中。”

“广成子是否弄错一件事。”姬发轻轻叹息，“这是个意外。”

“正因为这是个意外。”广成子摇头，“他能够忍受长久的寂寞，如果他不曾重温欢愉。这么多年他是对的。他的确不能取回眼睛。得到再失去是这世间最残忍的刑罚。”

“他不会——”

姬发话音未落，忽闻琴声流淌，柔和之至，但是剑灵却仿佛惊弓之鸟登时消散，姬发扭头，只见殷郊青衣广袖，单手抱着一张五弦琴，手指勾动。

是清心普善咒。

“我会，”秾丽的面孔被绝望的平静爬满，殷郊看着姬发：“师父说的没错。我是想带你去地府，找孟婆。”

姬发先是一愣，而后又笑了：“你永远那么性急，听人把话说完啊。我想说的是，”姬发看着殷郊一字一顿道：“他不会再承受这世间最残忍的刑罚。”

“因为我知道那是一种怎样的痛苦。”

千年之前的朝歌鹿台。

银靴踩在深褐色的台阶上格外沉重。厮杀从前日正午一直持续到后夜，鹿台被松油和烈酒点燃，巨大的月亮低垂着。胜负将分的混乱之时，竟然没有人发现岐周主帅什么时候悄然脱离了战场，又在不知不觉间折返。

姬发臂弯里抱着一个人，是殷郊。血顺着殷郊手里的剑尖滴落。

殷寿被一架屏风卡着，酒色浑浊了他原本锐利的灰绿色眼眸。姬己靠在他身边，九尾散尽，此刻除了苏护女儿的躯体和殷商王后的华服一无所有。他们卑劣地深情地依偎着，温情之下，尽是肮脏血腥。

一众神佛为年轻的天下共主让开道路。姬发走到殷寿的面前。第二次，他第二次如此靠近曾经他视为英雄的男人。殷寿抬起苍老却仍然阴鸷俊美的面孔，还想要说些什么。但姬发不想听了。他握着殷郊的手，把鬼侯剑送进殷寿的胸膛。

“天不杀你，我们杀。”

苏姬己，或者是九尾的惨叫成为这场大战最后的余音。

姬发慢慢跪下，殷郊的上半身靠在他的膝头，左眼凹陷，和姬发的心一样，空落落的。姬发解开臂甲，用里衣的衣袖仔仔细细擦去如泪的血痕，但怎么擦都擦不干净。“你们会治好他的吧？”姬发长久地看着殷郊的脸，话却是对着赶来火海救人的一众神魔。火光照亮凡人的面孔。

广成子叹息。岁星的车驾驾临，分别之时已到。

岁星要回到高天之上，帝王仍留在尘世之中。姬发低下头，他的怀抱空荡荡。殷郊只是在他怀里停留了那么一小会儿，只见铠甲锈蚀，鸦青的锈纹爬上姬发的胸膛，直接接触殷郊皮肤的右手被腐蚀得血肉模糊，甚至能看见深处的血管和骨头。

不愈伤，他们应该想到的，殷郊是殷商准备的用来对付岐周的最致命的武器。

谁说隔着生死无法相拥。

*凤止阿房

《晋书·载记十四》

初，坚之灭燕，冲姊为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坚纳之，宠冠后庭。冲年十二，亦有龙阳之姿，坚又幸之。姊弟专宠，宫人莫进。长安歌之曰：“一雌复一雄，双飞入紫宫。”咸惧为乱。王猛切谏，坚乃出冲。长安又谣曰：“凤皇凤皇止阿房。”坚以凤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乃植桐竹数十万株于阿房城以待之。冲小字凤皇，至是，终为坚贼，入止阿房城焉。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